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通義卷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菴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吳紹昱

謄錄監生臣程驪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卷三

吳江朱鶴齡撰

王

王應麟曰范甯穀梁序云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適魯觀周樂工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公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正樂雅頌得所則降

王于國風非孔子也○鄭樵曰七月西周之風黍離東周之風也世謂黍離降為國風此說不然西伯尊為文王矣周南何以不升為雅魯且有頌矣豳風何以不遂雅頌之夫風固詩樂之名王風之為風以音節命也非貶為風也周雖衰春秋紀事必尊之曰天王豈于詩而獨肆然貶哉○陳啟源曰舊說以為國風雅頌分屬天子諸侯竊謂風雅頌者聲音之節固有定體諸侯得以用雅頌而不

得作雅頌若夫天子之詩則兼風雅頌而有之何
則風者民俗歌謠之辭天子畿內之民何獨無歌
謠乎想當時太史亦採之特未必可入樂耳是以
二南為文王之風而召伯甘棠則武王以後之風
也豳詩本成王時之風特名之為豳以從其始云
爾然則自文武以至厲宣代皆有王風但有存有
不存非謂直至平王始有王風也緣東遷以後既
無周公召公聖人之徒為作正雅而又無賢人君

子如家父蘇公衛武公名穆公之輩作為變雅以表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則雅詩遂以廢而獨有悼時之士傷亂之民本其怨怒哀思之情形為咏歌嗟歎之語雖黍離作于行役大夫亦僅可謂之風而不可謂之雅耳蓋有雅詩則風多逸無雅詩則風獨存所以平王而後有王風也若謂降為國風豈風雅會無一定之體而可以意為升降且夫子安得以天子之詩而降之于侯國之

列耶是不可不辨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傳彼彼宗廟宮室箋宗廟宮室毀壞其地偏為禾黍許氏曰黍稷稍

相類但黍黃而稷黑黍小而稷大朱子解二物似差互今以傳文兩易之曰黍似稷而小穗黃色稷一名稌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如此庶得其實陳啟源曰陶貞白有黍苗似蘆粒亦大之語晦菴始祖之然此乃今之蘆粟非黍也今北土自有黍苗似茅高可二丈餘一莖數穗穗散垂實細而長黃色用以釀酒俗亦呼黍子黍之不粘者為稷顏師古注急就篇言黍似稌而粘稌即稷也黍稷相類但性有粘疏之別俗通呼黍子

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

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
中心如噎音咽讀於
悉反音壹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
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
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劉瑾曰小弁踰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
擣正此詩之意然則黍離之感不待大夫行役之時

而已兆于寢如母子僭亂之日大夫之怨有所歸矣
稷言苗言穗言實劉元城世安所謂往來非一見也或
以彼黍只云離離乃變文叶韻不知離離垂也自秀
至實皆可言之○桃夭因葉以及花因花以及實所
見非一女也此詩因稷之苗以及穗因穗以及實所
過非一時也揚用修謂一日所賦譏元城說為固殆
不然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讀音資。何楷曰：不知其期，計時也。不知何時可以

竣事也。曷至哉，計地也。并其所至之處亦不能知也。

雞棲于塒

音時

日之夕矣，羊牛

埋雅。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曰：羊牛者，序其歸之先後也。

下來

讀音釐

君子于役如之

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

音括

雞棲于桀

日之夕矣，羊牛下括

何楷曰：禮記注括猶結也。挈也。益以繩繫之。挈而來歸曰下括。太元

經四馬就括義同此

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序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

難以風焉

呂記考經文未見思其危難之意

依序說則君子是稱其僚友朱傳作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

謝氏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曾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蓋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羣臣也本於推己及物之恕而發于序

情閔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先王之治何由可復見乎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

董氏曰陽陽者氣充于內色貌不枯也

左執簧右招我由房

傳

君有房中之樂箋由從也招我欲使我從之于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疏房中謂路寢之下室小寢也小寢以燕則樂奏于小寢之中矣房中之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按集傳房東房也是指大夫言與注疏異李氏曰國君左右房大夫東房西室又朱子云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于房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陳啟源曰或據儀禮房中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合樂今詩云執簧執翻則樂舞備矣疑非房中而

云房在路寢引顧命東房西房為證愚按燕禮注云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鐘磬之節此但指后夫人侍御于君子女史誦誦之耳若燕饗時樂工奏之則衆聲並作周禮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注云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然則執簧執翽安見非房中樂哉

其樂

音洛

只

音止

且

音緝

且

音疽

且

音巖

樂如此而已蓋非所樂而樂焉知時事之不可為矣

○君子陶陶左執翽

音挑

翽

音桃

翽

音桃

軼曰翽方言翽幢翽也

楚曰翽關東西皆曰幢

右招我由教

音翽

翽

音挑

翽

音桃

翽

音桃

翽

之于燕舞之位錢氏曰教遊也因謂遊處為教猶周禮之囿遊也

其樂只且

序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

去聲

害而已

箋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

蘇傳君子以賤為樂則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為閔周也

輔氏曰古之樂官非甚賤實掌教事如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禮大司樂掌教國子可見故賢者多隱于樂官如簡兮詩之類至春秋時如魯太師諸人猶知踰河蹈海以去亂

此詩之序最當鄭箋亦有發明朱子初解本從序說後改為婦人美其夫又謂即前篇君子之婦則鑿矣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

大木折之曰薪。傳揚激揚也。箋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以

興平王政教煩急而令不行于下民按說文揚飛舉也集傳解作悠揚與古義正相反以為平王微弱之比則

集傳解

得之 彼其之子

按鄭箋云彼其之子思其鄉里之處者廬陵潁濱俱云此周人謂他

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總是行役不均之嘆朱傳謂指其室家如果室家不當以彼其之子目之古未有攜其

室家而從軍者戍人亦不當以此為怨

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

旋音

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

木叢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

集傳甫國不知所在按甫即呂也唐世系表云宣王時改呂為甫水經注宛西呂城四岳所受封括地志故呂

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

流束蒲

毛云水草鄭云蒲柳集傳從鄭嚴緝楚小

于薪蒲輕于楚至不流束蒲則弱之甚矣 彼其

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序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往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朱子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以供貢賦衛王室而已平王微弱威令

不行于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使畿甸之民遠為戍守
故周人以非其職而怨之也又况幽王之禍申侯實
為之此平王不共戴天之讎也乃不能討而反戍焉
愛母忘父其悖理亦甚矣民之怨也豈不以此歟

此據

呂記所引與
集傳不同

揚之水不流束薪喻王室政衰不能召發諸侯而獨
使我周人遠戍不得代也

此程
子說

申為平王母家甫許

皆母族也

鄭語史伯謂桓公曰申繒西戎方強王欲
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界必

伐之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竹
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強其隩愛太子必可知也

書紀年云幽王十一年為犬戎所弑申侯魯侯許男
鄭子立故太子宜白于申然則平王戍此三國蓋皆
以助已而德之耳孔氏謂甫許皆姜姓故併言之實
不戍此二國不然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雝

音推○雝即益母
草故以興女子

嘒

音罕

其乾矣有女仳

音離
瘡

嘒

音慨

其嘆

平聲

矣

嘒

其嘆

矣

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雝

矣

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雝

矣

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雝

矣

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雝

矣

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雝

矣

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雝

矣

曠其修

讀式竹反音束

矣有女仳離條

何楷曰條猶長也漢郊祀歌聲氣遠條

其

歎

讀悉六反音肅釋文云歎籀文嘯字

矣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中

谷有推曠其溼矣有女仳離啜

張劣反音拙○詩詰啜泣而縮氣也

其泣

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序中谷有推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

棄爾

按本草荒蔚子

益母草一名荒蔚

生海濱池澤其性宜溼必

陰潤而後能生故曠則乾矣以興夫婦樂歲則能相

保凶年則至相棄也

此程子說

嘆其修矣言修長者亦為

所嘆也嘆其溼矣言雖生于溼者亦不免也

此穎濱說

三

章次第如此毛傳陸草傷水鄭箋始溼中修終乾之說都失之拗斷應從朱

中谷有推三章章六句

曾氏范氏說見集傳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

讀善禾反音謠

我生之

後逢此百罹

讀良何反音羅

尚

何楷曰尚說文云會也庶幾也尚無為之尚當從曾解尚寐之

尚當從庶幾解

寐無叱

音蛾。徐錯曰叱字從口入寐既覺必有聲氣

○有兔爰爰雉

離于學

音孚讀步廟反音
票古考反音保

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

逢此百憂

讀一笑
反音要

尚寐無覺

音教

○有兔爰爰雉離于量

音衝○考爾雅量本一物詩何以兩言
之釋文以翻車大綱解學或學大而量小我生之初尚

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黃震曰人寤則憂
寐則不知故欲無

叱無覺無聰付理亂于不知
耳近世釋以為欲死者過也

序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

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左傳桓王即位奪鄭伯政鄭伯不
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

繡葛王卒大奔
祝聃射王中肩

呂記此詩即所見為比兔之狡以此諸侯雉則周人以自比也言諸侯背叛者恣睢自如而周人反受其

禍也

何楷曰繻葛之戰蔡衛陳三國先奔王師遂敗作詩者以兔比列國之卒以雉比王師或以兔

喻鄭人未是

○此詩必作于繻葛之後不然何其詞之深

悲極怨如此乎蘇傳引或云羅所以取兔也兔之狡則脫矣而雉之介則罹之天下之禍首亂者則逝矣而為之繼者則受之非其所為而身受其禍是以寐而不欲動也此說雖不合序却有理

兔爰三章章七句

緜緜葛藟

音墨。左傳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

比蔭矣葛藟猶能比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即此詩起興之意在河之滸終遠去聲

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緜緜葛藟在河

之涘

音侯。涘水厓。

終遠兄弟謂他人母

叶音米。

謂他人母亦莫

我有

叶音以。我有言視之若無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

音唇。爾

雅夷上灑下曰滸灑猶洗也岸上面終遠兄弟謂他人

昆

王志長曰母之所以為母昆之所以為昆皆由于父昆詩謂他人父則謂他人母謂他人昆不待言矣故曰

天之生物也
使之一本

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李氏曰亦莫我聞
不與我相聞知也

序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釋文作
刺桓王

云本亦作刺平王按詩譜是平王詩皇甫
謚以為桓王之詩崔靈恩集注亦作桓王

王志長曰平王勞民戍申因有揚之水之刺其于母
族過厚矣惟宜薄者厚則宜厚者薄親疎倒置故王
族刺之○葛藟枝蔓連屬有宗族之義焉夫葛藟必
生山谷丘野之間繇延草木條枚之上今生于水厓
則非其地以興宗族之失其所依也

此東
萊說

下乃言王

今棄九族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
王哉朱子解作流民適異鄉呼他人為父母與興意
殊不關切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

讀疎鳩反音修○蕭薈蒿

也似白蒿科生多者數十莖

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

呂記毛傳

葛為締綌蕭共祭祀艾以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于此取義也

兮一日不見如三

歲本與艾叶兮

序采葛懼讒也

傳事雖小一日不見于君則懼讒呂記所謂事雖小
益連采葛采蕭采艾言之鄭箋所分殊失傳意○歐
陽義詩人以采葛采蕭采艾言者皆積少以成多如
王聽讒積微而成惑夫讒者疎人之所親疑人之所
信奪人之所愛非一言可效一日可為必須累積而
成或漸入而日深或多言之並進故曰浸潤之譖又
曰積毀銷骨采葛之義如是而已郝敬曰讒口傷人

多乘間而入趙高蠱二世人不得見而後鹿馬之計
行霍光出沐而後上官桀之譖入故曰一日不朝其
間容刀詩人憂一日不見其慮深矣朱子改為淫奔
之詩失之千里○唐風采芣之詩亦以比聽讒則古

說為得情

東發云晦菴新
說仍從古注

采芣三章章三句

大車檻檻毳

尺銳反
音脆

衣

按箋疏皆引毳冕毳畫于衣者
三章繡于裳者二章畫以宗彝

為首宗彝即虎雖毳者虎雉毛也畫繡皆具五色其青
者如芡其赤者如璫二章各舉其一耳埤雅疑毳冕非

所以聽訟季彭山馮嗣宗皆云毳冕五章之畫衣以絲為之如葵如璫之毳衣以毛布為之陳啟源曰季說似是而非毛布者褐也此賤服大夫安得服之竊思大夫爵命之數舉其車服而可知作詩者借以指目其人毳冕仍當如古說但不如葵吐敢反音毯必云服之以聽訟耳

不敢○大車噶噶

音吞

毳衣如璫

音門○璫玉赤色

豈不爾思畏

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讀戶橘反音聿古音考音

絺○疏檀弓合葬非古也

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然則同穴者周公以後之事呂記古所謂合葬同其兆而已非必同坎也蓋死有先後前喪已葬復啟之以納後喪仁人有所不忍此云同穴者亦同兆也 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序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

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呂記此詩所謂陳古其在文武成康之後歟蓋惟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于東遷之時而已王氏曰序所謂周大夫者卿也故服毳冕周禮司服所謂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聞車聲而恐睹毳衣而懼見古大夫能聽男女之訟也未章言古大夫能使男女有禮其生死信誓之言皎然如此而今之大夫則聽訟之未能

是以為刺也刺之之意全在言外朱子謂周衰大夫能以刑政治其私邑淫奔者畏而歌之則直以為當時之事矣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古男女守禮之正即葛生百歲之後歸于其居意若如朱傳解生既不得相奔以同室矣死又安得合葬以同穴耶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

音槍

其來施施

讀如蛇嚴緝

庶其施施然舒行以從我乎即白駒所謂伊人于焉逍遙之意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

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嚴緝猶杜杜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愛而欲食之也

○丘中

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讀為几。嚴緝貽我佩玖欲其貽我

以善道也張衡四愁詩序云屈原以珍寶為仁義騷人之詞原于國風也。王志長曰施施擬其始來之狀也來食則已致其授餐之誠貽我佩玖則賢者肯以善道惠我即白駒以金玉之音望之伊人者意漸深而思漸也切

序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序云思賢不指賢為何人毛氏則云留大夫氏子嗟

字也又云子國子嗟父歐陽氏云子嗟子國從無證據下章之子復是何人若泛言留氏皆賢而皆被棄則尤不可信此蓋賢人退處丘壑藝植為生國人歎其身留于彼而不見用故庶幾其來耳愚按留作羈留之留朱子本之義亦無害然考留本古邑名後人以為姓

名物疏云說文有留而無劉疑留即劉也此詩所詠當為周地今河南維氏縣有劉聚周

大夫劉康公劉夏劉摯劉狄皆食采于此非彭城之劉也當時必實有所謂留子

者隱居丘中之地若夫子嗟之為字歟子國之為子

嗟父之子之即前二人歟則固無從而考矣朱子必
坐以淫奔是何留氏之子人盡夫也地理志云周人
之俗織布而治生黍離以下大抵迫感憂傷之辭其
風決非鄭衛之比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鄭

嚴緝鄭衛多淫詩衛由上之化鄭由時之亂也漢書
皆以為風土之習使然則教化為虛言而二南之義

誣矣○按國語鄭桓公從史伯言寄帑賄于虢鄆而謀取其十邑武公隨平王東遷遂取之公羊傳云先鄭伯有善于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是為新鄭由其先得國不以正故再傳之後爭奪不休而其音亦好濫淫志多女惑男之詩然則風化之原其可不謹哉○顧炎武曰自邶至曹皆周初太師之次序何以知其為周初太師之次序邶鄆之存其名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

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于太師而列于諸國
之先者鄭在王畿之內故次于王也桓公之時其詩

不存故首緇衣也

緇衣

傳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

之宜兮敝

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

疏古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以治事是之謂館如今朝堂諸

曹之處也

兮還予授子之粢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

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緇衣之蓆

讀祥倫反音嚼

古音考音芍。韓詩云蓆儲也說文云廣多

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

還子授子之漿兮

鄒忠肅曰敝字還字俱宜稍斷擇兮倡子和女倡字懃戒辟爾為德辟字

亦然又有宜兩字稍斷者如泉水之不瑕有害葛生之誰與獨處是也

序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于其職周人宜

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武公父桓公

黃震曰明善善之功費解朱云武公有善而天子善之亦就其文為說耳

呂記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為稱武公之好賢若鄭人所作

何為三章皆言適子之館記曰好賢如緇衣所謂賢
即武公父子也○按諸侯入為天子卿士皆受館受
采祿序所謂國人宜之即周人耳平王東遷武公有
迎立之功周人德之深故其情見乎辭如此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音槍

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

音哲

我樹杞

柳屬

豈敢愛之畏

我父母

讀為米

疏于時其父雖亡遺言尚存故于母連言之

仲可懷也父母之

言亦可畏

讀於非反音威古音考云畏威古通用

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

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讀為荒。傳諸兄公族。

仲可

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序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

公弗制祭

音蔡

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事見左傳

隱元年

傳仲子祭仲也疏皆陳莊公拒仲之辭○蘇傳莊公

必欲致叔于死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序乃云小不忍以致大亂夫莊公豈不忍者哉呂記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如寺人僚祖告昭公以去季氏之謀公執戈以拒之之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于段非有所不忍而不得已于姜氏也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于公族國人之議未嘗忘段也具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

范渾夫說大叔于田意亦同

按叔段之難制國人知之矣祭仲之諫莊公國人亦知之矣特骨肉間事難以顯言故託為公之拒仲以婉諷之意欲公申繹仲語先事而圖之惜乎公之不悟卒以養成其惡也雖然莊公豈真欲殺段者哉祭仲諫京城不度而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其始特重違母意處之大邑迨夫叔寢強盛不得不以同氣為敵國伐京克馭勢迫使然爾是故春秋傳所云處心積慮志成乎殺者究其末也垂戒之言也詩序所云小

不忍以致大亂者原其初也平情之論也蘇吕云云
蓋據春秋家說從而為之辭○王志長曰詩辭極似
婦人語氣所以鄭漁仲作淫奔之辭蓋為鄭聲淫一
語所誤○陳啟源曰左氏傳春秋于隱元年鄭伯克
段云譏失教也持論甚平將仲子詩序亦言莊公不
勝其母以害其弟小不忍以致大亂意與左氏合欲
定莊公罪案者當以傳序之言為正公穀二傳始謂
春秋甚鄭伯大鄭伯之惡以為莊公有意養成弟惡

陷之于死夫公穀未嘗見國史段實出奔誤以為殺
彼特據傳聞以為懸斷耳豈能定當日之情事哉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

讀如陳

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讀許

厚反音吼古音考音丑

○叔適野

叶音野

巷無服馬

叶音姥

豈無服馬

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序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

曹氏曰滎陽故東虢國京邑在滎陽縣東敖倉

鴻溝在縣西官渡在
中牟皆古戰爭處

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音悅而

歸之

疏國人注心于段悅之若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
嚴緝此不過京邑之黨媚叔而從之耳後序謂國人
悅而歸之非也鄭師臨其境京人亦叛之矣又曰叔
段豈真美且仁哉其黨私之之言猶河朔之人謂安
史為聖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乘乘

下去聲

馬

讀如姆。何楷曰：凡物四數者皆名乘，故四馬曰乘，四雁曰乘，四矢

曰乘，又田制。四丘曰乘。

執轡如組

解見邶風

兩駮如舞

董氏曰：此即五御之法，所謂舞

交衢者，馬在車中為服，在車外為駮。服馬制于衡，不得如舞，其如舞者，駮也。

叔在藪，火烈具

舉

陳氏曰：火烈，具舉，疏以為宵田，不知周禮仲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社爾雅：火田曰狩，田未嘗不用火也。

禮

禮同

褻暴虎，獻于公所，將

音槍

叔無狃

讀女古反音圍

戒其傷女

音汝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

箋：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駕也。上駕，言為衆馬之

最良兩駮雁行

音杭

○疏：兩駮與服，其首差退，如雁行之有次序。

叔在藪，火烈具

揚叔善射，忌

音記

○陳第云：彼其之子，或作忌忌，通作記表，記注云：語辭。

又良御

音迂

忌抑罄

馬騁

控

止

忌抑縱

放

送

送矢傳騁馬曰罄止馬曰

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集

矢

○

叔于田乘乘

傳舍拔曰縱覆彌曰送按舍拔見秦

風彌弓彌也廣韻注彌弓弭弭弓末

忌

○

叔于田乘乘

風彌弓彌也廣韻注彌弓弭弭弓末

忌

○

叔于田乘乘

傳舍拔曰縱覆彌曰送按舍拔見秦

風彌弓彌也廣韻注彌弓弭弭弓末

忌

○

叔于田乘乘

風彌弓彌也廣韻注彌弓弭弭弓末

忌

○

叔于田乘乘

風彌弓彌也廣韻注彌弓弭弭弓末

忌

○

叔于田乘乘

風彌弓彌也廣韻注彌弓弭弭弓末

忌

○

叔于田乘乘

風彌弓彌也廣韻注彌弓弭弭弓末

忌

○

叔于田乘乘

鴛

當作鴛

兩服齊首兩駮如手

箋如左右手

叔在藪火

之相助也

叔在藪火

之相助也

叔在藪火

之相助也

叔在藪火

之相助也

叔在藪火

之相助也

叔在藪火

之相助也

叔在藪火

之相助也

叔在藪火

之相助也

叔在藪火

之相助也

叔在藪火

之相助也

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

也服虔云冰攢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嚴緝用矢

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

也服虔云冰攢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嚴緝用矢

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

也服虔云冰攢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嚴緝用矢

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

也服虔云冰攢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嚴緝用矢

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

也服虔云冰攢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嚴緝用矢

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

也服虔云冰攢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嚴緝用矢

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

也服虔云冰攢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嚴緝用矢

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

也服虔云冰攢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嚴緝用矢

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

也服虔云冰攢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嚴緝用矢

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

也服虔云冰攢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嚴緝用矢

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

也服虔云冰攢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嚴緝用矢

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

也服虔云冰攢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嚴緝用矢

也服虔云冰攢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嚴緝用矢

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

也服虔云冰攢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嚴緝用矢

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

也服虔云冰攢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嚴緝用矢

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

也服虔云冰攢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嚴緝用矢

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

也服虔云冰攢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嚴緝用矢

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

也服虔云冰攢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嚴緝用矢

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

也服虔云冰攢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嚴緝用矢

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

也服虔云冰攢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嚴緝用矢

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

也服虔云冰攢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嚴緝用矢

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

也服虔云冰攢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嚴緝用矢

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

也服虔云冰攢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嚴緝用矢

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

也服虔云冰攢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嚴緝用矢

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

抑鬯

本作鬯說

弓

讀姑

忌

箋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

矢希射者蓋矢殘弓言田事

矢希射者蓋矢殘弓言田事

矢希射者蓋矢殘弓言田事

矢希射者蓋矢殘弓言田事

矢希射者蓋矢殘弓言田事

矢希射者蓋矢殘弓言田事

矢希射者蓋矢殘弓言田事

矢希射者蓋矢殘弓言田事

矢希射者蓋矢殘弓言田事

矢希射者蓋矢殘弓言田事

矢希射者蓋矢殘弓言田事

矢希射者蓋矢殘弓言田事

矢希射者蓋矢殘弓言田事

矢希射者蓋矢殘弓言田事

矢希射者蓋矢殘弓言田事

矢希射者蓋矢殘弓言田事

矢希射者蓋矢殘弓言田事

矢希射者蓋矢殘弓言田事

畢

序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蘇傳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段為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則失之矣

嚴緝左傳公子呂曰厚將得衆謂段所憑者厚則羣小將以利合序祖其說以為得衆非謂其真能得人
心也呂記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叔段之輕揚麤猛如此宜其為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未得莊公之情也哉○二詩詞若美段意在諷公郝仲興云凡詩諷刺不在多言前篇言巷與羣小狎可知此篇言禮褻暴虎粗豪不檢可知莊

公知之而不禁則是陷弟于惡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

清邑注疏未詳考杜預春秋釋地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水經注清陽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南流

即故清人城也本鄭地今屬開封府

在彭

讀普郎反音傍古音考音傍

駟介旁旁

讀補岡反

古音考音滂○釋文王肅云彭彭強貌

二矛

酋矛夷矛

重

平聲英○讀於耶反音央疏魯頌說矛

之飾曰朱英則以朱染為英飾二矛長短不同其飾重累故曰重英也

河上乎翺翔○清

清

人在消駟介鹿鹿

音標武貌

二矛重喬

疏釋詁云喬高也矛建車上五兵之

最高者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級故云重喬也○陳啟源曰重英重喬解者紛紛英云繚纏喬云懸羽此孔疏

之說也英以朱羽為矛飾矛上句曰喬以懸英者此朱傳之說也按重英傳云英飾而已並不言何物為飾箋無解意亦同傳矣孔疏絲纏之解見于閔官篇然彼文亦云蓋以存疑是絲纏本無的據也至重喬之為懸羽孔通箋意而已不以為然故以高訓喬以二矛最高復有等級訓重喬此解當矣朱傳朱羽之說始于王氏之用鄭箋然箋云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此訓喬也非訓英也孔云經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然則懸羽乃漢制朱傳以朱羽解英以懸英解喬是合英喬為一事而以漢制為周制矣至矛上句曰喬古無此訓也馮嗣宗云蓋緣爾雅木上句曰喬之語推類而知之噫釋木之文可借以釋器乎合此諸說觀之其得失可見

河上乎道遙○清人在軸

讀如胃○疏彭消軸皆河上地久不得歸師有

遷移三地應

駟介陶陶

讀徒候反音豆釋文徒報反音疇

左旋右抽

讀

救反音臭。○旋旋車也。抽中軍作好。讀許候反音黨。按毛云抽矢以射。鄭云抽刃。陶從釋文音則好。讀虛到切。陶叶好為一韻。軸叶抽。隔句又為一韻。不必拘上二章例也。古音考軸陶俱音由。抽讀如字。好音休。存之備考。○居中軍為容好。

序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事見

左傳

疏高克若擁兵作亂則是危國若將衆出奔則是亡師公子素故作詩以刺文公朱子曰此序本春秋傳而以他說廣之未詳何據

何楷曰是時狄人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故使高克將兵防禦河上為克者當枕戈茨舍不遑寧處而乃盛其軍容嬉遊自若使狄人一旦軼境何以禦之春秋書鄭棄其師正譏文公命將非人觀此詩可見舊注但以師久不名為言失其旨矣

清人作于文公時文公厲公之子也毛詩編在釋兮
有女同車諸詩之前諸詩皆序所命為刺忽者不宜
越次如是故知詩之錯簡甚多

清人三章章四句

胡氏說
見集傳

羔裘如濡

音儒

洵直且侯

讀洪孤反音胡楊慎曰史匈奴傳胡王作侯王侯元有胡音今

以喉嚨為啣嚨可驗。按侯字毛鄭訓君疏云言有人君之度釋文引韓詩訓美也美義較順集傳從之然云毛順而美復說羔裘于義未安解下章孔武句尤費力

彼其

音記

之子舍

音赦

命

釋文王肅

云舍受也王志長曰舍命猶易訟九四所謂即命也不渝

音俞

○羔裘豹飾孔武有

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

程子曰三英若素絲五純

之類乃衣服制度之節范氏曰五純五絨五總皆所以英裘是謂之三英 粲兮羔裘黑而英 粲然光明 按每章第二句皆言美德末章獨言裘飾益變文耳毛鄭以洪範三德訓之豈可通 彼其之

子邦之彥

讀如雁 兮

序羔裘刺朝

音朝

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箋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直之臣故刺之○

辯說序以變風不宜有美故以此詩為言古刺今詳

詩意恐未必然集傳作美其大夫之辭按詩所稱彼

其之子如王風揚之水魏風汾沮洳唐風椒聊曹風
候人皆刺則此詩恐非美之三章末二句皆有責望
之意若曰彼其之子果能稱是服而無愧否乎

本郝仲輿

說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摻

所覽反
衫上聲

執子之祛

音區

兮無我惡

去聲

兮不寗

音咎故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

音醜

兮不寗

好

讀許口
反音吼也

序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呂記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莊公尚權謀專武力所
任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君子安得不去之乎
不寔故也不寔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哉
感于事變而懷其舊者亦深矣嚴緝不寔故不寔好
言不可倉卒于故舊謂棄之速也不言其惡公而言
其惡我婉辭也言故舊蓋以先君之義諷之庶其或
留耳漢申公白公強起穆生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

亦此意

此詩即難定為莊公之詩而繫思舊好情詞藹然朱子本從序說後乃改為淫婦見棄挽其人而留之蓋據鄭聲淫一語以概鄭風諸篇也夫所謂淫者鄭之聲耳聲與詩有辨詩志也聲辭也

楊慎郝敬俱云

孟子云說

詩者不以辭害志如此詩志本思望君子而其辭輕儂乃似出自婦人之口所謂鄭音好濫淫志蓋風氣使然安得以其辭故遂命為淫詩乎朱子又引宋玉

賦遵大路兮擗子祛之句為證不知宋玉好色賦本
出寓言屈宋騷賦言男女之事者多矣豈可盡以淫
辭斥之乎○陳啟源曰淫者過也非專指男女之欲
也古之言淫者多矣于星言淫于雨言淫于水言淫
于刑言淫于遊觀田獵言淫皆言過其度耳樂之五
音十二律長短高下皆有節焉鄭聲靡曼幼眇無中
正和平之致使聞之者導欲增悲沈溺而忘返故曰
淫也朱子解淫過之淫為淫欲之淫故盡反小序諸

說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

啟明星

有爛將翺將

翔弋鳧與雁

○弋言加

讀居何反音歌

之與子宜

讀如俄○內則牛宜稌羊

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雁宜麥魚宜苽

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

讀如篋古音考音柳琴

瑟在御莫不靜好

讀如吼集傳以此章為婦語其夫何楷曰此章承上翱翔二句皆其夫之

語下章乃婦答其夫也亦通

○知子之來

讀如

之雜佩

集傳引玉佩詳矣但于雜

字未協呂氏說得之按古人左佩紛悅刀礪小以贈讀

則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去聲之雜佩以

報之

序女曰雞鳴刺不說悅音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

好色也

箋德謂士大夫
賓客有德者

嚴緝古者夫婦相警以勤生又能同心以取友其好德而不淫于色也○辯說以詩中未見陳古刺今故集傳云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言戒之辭然述夫婦之賢者正所以諷不賢者與序意亦不相悖也二章三

章五子字毛鄭俱云賓客甚謬朱子即指其夫方順亦本之永叔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

傳親迎同車疏引士昏禮壻揖婦出門御婦車授綏

顏如舜華

讀如敷舜說

文作葍即木槿也疏云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爾雅入草中李時珍曰花小而豔或白或粉紅湖南北人

多植為籬障一名籬籬草

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上林賦妖冶閑都。嚴緝舊說以有女即齊女其文重複彼乃別指之辭言同車之女雖美豈若孟姜之尤美

哉 ○ 有女同行

叶音杭。傳行行道也箋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

顏如舜

英讀如將翺將翔佩玉將將音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序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齊侯請妻

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

刺之

忽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

疏如左傳文齊侯欲以文姜妻忽後敗戎師復欲以

他女妻之此言齊女賢而不娶非文姜也他女當幼

于文姜而經云孟姜者猶桑中刺奔曰孟姜孟弋孟

庸何必三姓之女皆處長也

辯說此詩未必為忽而作疑亦淫奔之詩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為齊女而附之于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昏未為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國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也序乃云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何楷曰彼美孟姜明言齊女事與左傳合而朱子以為淫奔之詩則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子旗賦有女同車宣子稱善豈有淫奔之詩而可登之燕饗者哉○愚按昭公失國罪在祭仲春秋

書鄭忽出奔衛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皆無貶辭夫國
人正以忽無罪見逐而突因宋人之援擱然稱兵奪
嫡苟忽有齊助何至于此故閔惜而追歎之非真刺

也猶叔于田二章盛稱叔段才藝之美非真美也

章夢

易曰此詩只如後人美女篇耳有女同車乃二女同
車非已與之同車也將翺將翔下車而遊遨也彼美
孟姜又于同車中指其尤美者都是體態閑雅德音
則善其音吐猶子建賦所云吹氣如蘭也咏美人而
深致其慕悅之意詩賦如此
者多矣目以淫奔不亦枉乎

陳啟源曰按左傳忽兩為君始以桓十一年五月立

是年九月奔衛繼以桓十六年六月歸十七年冬遇
弑孔氏以有女同車褰裳二篇為作于前立時山有
扶蘇擇兮狡童揚之水四篇為作于後立時今合之
鄭事殆不謬忽之立而即出奔也因宋人之執祭仲
也釁起于外也使結齊昏有大援或當世有賢方伯
起而正之則突不能恃宋以竊國矣故有女之刺辭
昏褻裳之思見正皆汲汲于外援也忽之歸而見弑
也因惡高渠彌而不能去也禍生于內也使忽能甄

別賢奸斷制威福權臣不得擅命與忠臣良士共圖
國政則逆節無自萌矣故山有扶蘇諸篇刺其遠君
子近小人主弱臣專孤立無輔之事所憂在內也然
則前立二詩其作于忽之既奔後立四詩其作于忽
之未弑乎既奔故多惋惜之情未弑故多憂危之語
詩人忠愛之思千載如見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

小木

隰有荷華

讀如數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音疽

○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

游龍詳集傳今水蕘草也其枝幹
樛曲著土處便有根如龍故名

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序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所美之人實非美所
謂賢者佞智者愚也

范氏曰山不但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惟有荷華
而又有紅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才無不有人君所美
宜得其美者也今昭公之朝止見狂狡焉其暗于知
人可知矣○嚴緝扶蘇無名之小木也游龍放縱之
凡草也荷華與扶蘇不類喬松與游龍不類見君子

小人本不難辨忽暗于知人故所美之人非真美也
子都子充皆假言賢者若專主美貌與狂且狡童意
不協○陳啟源曰扶蘇喬松皆木也宜于山荷華游
龍皆草也宜于隰反興昭公用人高下大小失宜山
隰之不如也傳義本明簡康成不用其說分首章之
興為用臣失所次章之興為養臣失所鑿而迂矣後
儒爭出新說以勝之總不如傳義之當子都子充指
君子狂且狡童指小人則鄭說為是毛以狂狡目昭

公失之矣鄭氏解興意太穿鑿蓋泥序而失之朱子
謂扶蘇以下四詩皆男女戲謔之辭又排序而失之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攴

音託○疏落
葉謂之攴

兮攴兮風其吹女

音汝

叔兮伯兮倡予和

去聲讀戶
圭反音回

女○攴兮攴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

平聲呂記要謂要結也蓋君不
能倡故其下自相倡和也

序攴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言君臣不相倡和

何楷曰攴兮攴兮風其吹女言忽之必為突所逐猶

擇之必為風所吹也叔兮伯兮呼諸大夫而告之言
叔伯其亟圖之汝倡我則我和汝矣謂患無其倡不
患無和之者也當時卒無倡之者由忽無忠臣良士
也本嚴緝○陳啟源曰叔兮伯兮倡予和汝毛以為君
謂臣之辭言倡者當是予和者則是女也鄭以為羣
臣相謂之辭言女倡矣則我將和之也毛義合序鄭
之君臣不相倡和應舉倡和之常理以正之也○張
氏曰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絕之者以其

立之正故爾

擇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

箋不與賢者謀國

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

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

傳不與賢者共食祿

兮維子之故使

我不能息

息安息也

兮

序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箋權臣謂祭仲

呂記賢者於忽懇懇如此而忽不之察焉上下可謂

不交矣夫疏其可親親其可疏斯其所以亡也○辯

說昭公嘗君鄭國矣不幸失國豈可遽以狡童目之
且昭公為人柔懦疎濶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
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况序于山有扶蘇
所謂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此篇又移以指公之
身焉則其說尤舛矣○愚按程子謂春秋止書鄭忽
不以忽為君也不以忽為君故詩人目為狡童此說
殊非夫春秋書鄭世子忽則國固忽之國也立不一
時而為突所逐歸國二年旋為高渠彌所弑中間不

書鄭伯非故畧之也生不同盟死不赴告孰從而書
之春秋此類多矣杜預譏忽守介節而失大援父沒
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此蓋為篡國者左袒也
伊川奈何亦踵其失乎朱子之辨正矣但解此詩為
淫女所作則其失殆又甚焉以愚臆之此詩乃昭公
見弑後國人哀之而假狡童以為刺也狂且狡童蓋
當時有此方言動相指斥不必未成人者始可加之
也史記箕子過殷墟作麥秀之歌尚書大傳以
為微子作曰彼

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可目紂則此不嫌于擬忽
矣朱子又謂忽無大罪國人不應數刺之然昭公之
復國也祭仲擅權而不能制高渠彌發難而不能察
突居鄭別都而不能討外無強援內無良輔以至于
亡則固多可刺之道矣聖人錄此等詩以示戒萬世
豈私一鄭忽乎哉

嚴緝忽昧于用人非狂則狡此詩狡童正指忽所用
之人耳為告忽言之故斥狡童為彼而稱忽為子彼

者薄之子者親之也如此解則抑揚分明舊說狡童

與子俱指忽言非也

此說極有理
東發亦取之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蘇傳言我恐
他人之先子

也激
之

狂童之狂也且

音
疽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音委
于已反

以音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序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疏

童謂突也春秋桓十五年忽復歸于鄭突居鄭之櫟邑
其年冬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十六年四月公

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云謀納厲公也則是諸侯皆助突為篡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愚按鄭忽諡昭而突諡厲則國人之不與突亦可見矣

歐陽義言大國惠然念我欲討正我鄭國之亂則褻裳溱洧非道遠而難至也如不我思則諸侯衆矣豈不更望之他人乎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爾○按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子太叔賦褻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意正與序合可證古說相承如此朱子作淫奔解語似近而意則離

嚴緝鄭人始作擇兮望大夫相與維持之既無其人
則又作褰裳褰裳及有女同車皆欲求援大國益倦
倦于忽也王道既微小國無所控懇往往思方伯之
拯已焉霸圖之所以興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子之丰

音風。傳
丰豐滿也

兮俟我乎巷

讀胡貢
反音闕

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

齊還箋昌
佼好貌

兮俟我乎堂

疏士昏禮主人揖賓
入于廟主人升堂西

面賓升堂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
則士禮受女于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于寢室

兮悔予不將

程子曰將迎也男俟我于堂非不有禮女不將迎也

兮○衣去聲錦裝

衣裳錦裝裳

箋裝禪也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穀馬為其文太著庶人妻嫁服也士妻紵衣繡紵

疏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杭音○裳錦裝裳衣錦裝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序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

隨

疏男親迎而女不隨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坊記

云壻親迎見于舅姑女之父母舅姑承女以授壻恐事之

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殆即此類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墀

音善如音如蘆音閭傳茅蒐也即今善如蘆蒿草陸璣疏一名地血

在阪

音反

是阜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

箋栗人啗食而甘故女以自喻

有踐

伐柯傳踐行列貌

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蘇傳栗女贄也東門之栗

固有取之為贄以踐室家之約者我豈不欲往汝家以行此禮哉無如子之不我就何爾上章思之而未得見此章思之切而冀其亟來也

序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集傳用序說楊旭曰此思賢之詩序云刺亂謂因亂而賢人隱也男女云云恐是漢人妄益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

讀如雞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

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序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范氏曰如晦又甚于瀟瀟而雞鳴終不失其期所以

為不改其度

嚴緝世亂俗敗士之怵于利害隨勢變遷失其常度者多矣故詩人思見君子焉陸機連珠云貞乎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正用序意○陳啟源曰世之亂也日甚一日君子行己之道止得其常而已以世亂而稍貶非君子也以世亂而加峻是有心矯俗亦非君子也故序云不改其度焉按辨說謂詩辭輕佻狎昵不類思君子改為淫女于

風雨之時見所期之人而心悅非也此詩音節風雅中多有之何獨于鄭風而目為輕佻狎昵耶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

疏爾雅衣背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

悠悠我心縱我

不往子寧不嗣音

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疏云學樂學詩皆是聲音

之事故責其不來習音箋嗣續也責其不傳聲問我集傳從鄭

○青青子佩

玉佩以青色為組綬

疏玉藻士佩璫攻而組組綬毛引作青組綬者毛讀禮記作青其本與鄭異也

悠悠我思

叶音西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讀如

○桃兮達

音懶傳桃達往來相見貌程子曰桃

輕躍也達放恣也集傳從程

兮在城闕

城樓也疏釋宮云觀謂之闕此言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

也關

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傳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

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疏廢言廢學問

箋士子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程子

曰學校不修學者廢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

我心悠悠我思至于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士之

于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僻邪

侈之心勝之矣范氏曰鄭無忠臣良士大亂五世學

廢之由也此詩之義最為明白朱子例作淫奔殆不

可解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

上聲

兄弟維子與女

音汝

無信人之

言人實廷

音誑按廷本音旺訓往也借同誑

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

鮮兄弟維子二人

箋二人謂我身與忽曹氏曰左莊十年忽與子儀子亶皆死原繁謂厲

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為鮮但相殘者多相助者少耳

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序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

亡而作是詩也

箋為此詩者忽之同姓臣也朱子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于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

見呂記蓋朱子初說

○郝敬曰國風揚之水有三皆

微弱之比一王風比平王不能令諸侯也一唐風比昭侯不能制曲沃也此篇比昭公不能制突也昭公之于突與昭侯之于曲沃其事同故其比同突與子儀子亶皆忽之弟同氣相殘迄無寧歲詩所以謂之

終鮮兄弟傷忽之無助也○何楷曰鄭突奪嫡非正然其出奔也諸侯尚有會師而謀納之者忽以世子當立乃自其失位以至復國迄于被弑外不聞隣國之援內未有臣民之戴意其人必多猜喜忌于物無親者讀此詩可想其概朱傳改為淫者相會之詞而于兄弟難通則曰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或又云兄弟如所謂宴爾新婚如兄如弟者蓋親之之辭然章首揚之水二句當作何解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

疏縞細繪也薄繒不

染故色白

衣綦

音巾

疏顧命四人綦弁注青黑白綦此詩毛傳及說文云綦蒼艾色蒼即青也艾謂

青而微白如艾草顧命以為弁此以為巾故青色小別耳巾佩巾即紛悅

聊樂我員

音云

○出

其闈

音閣

音都。陳氏曰門之外有副城回曲以障城者謂之闈闈訓城臺似即今之門樓

有

女如荼

箋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按如荼與如雲同意皆言女之美耳不必如毛云喪服既云闈

亂何暇稱揚美麗當如箋說雲言其從風無定荼言其飛行無常可耳

雖則如荼匪我思

且疇縞衣茹蘆

鄭云茅蒐染巾是也

聊可與娛

序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

人思保其室家焉

疏桓十一年祭仲立突而忽奔衛一爭也十五年突使雍糾殺祭仲仲覺

殺糾突出奔蔡忽復歸于鄭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弒忽立公子亶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子亶祭仲逆公子儀

干陳而立之四爭也莊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突五爭也事見左傳

曾氏曰氓以華落色衰而相背棄谷風以淫于新昏而棄舊室出其東門則不然夫婦之情未嘗衰薄特以兵革不息室家不保所以為閔亂

聊樂我員聊可與娛兵戈散亂之後以得免孤曠為

幸也序云思保室家與經末二語本合鄭乃云時亦
棄之心不忍絕則非聊樂聊娛之義矣朱傳以為惡
淫奔者而作亦可從

出其東門三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

音團

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音懈

迨

音候

○嚴緝以綢繆詩見此邂逅證此
詩云邂逅正言昏姻不是淫奔

相遇適我願

上聲

兮

○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

子偕臧

序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嚴緝思遇時者厭亂而思治也不期而會非詩意○
呂記君之澤不下流蓋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詩人借男女邂逅以比君子遇主故子太叔賦此詩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言太叔喜于相遇故已受其惠

又子蕃賦此詩

韓宣子曰善哉吾有望矣

言君子相遇已所望也

如但作男女

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間則其詞媒矣何以觀志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

音間。陳藏器本草簡草生澤畔婦人和

油澤頭一名澤蘭盛弘之荆川記云都梁山下有水清淺生蘭草因名都梁香樂府迷迭艾蒹都梁香即此也李時珍云今名省頭草。采蘭毛無明文集傳以為上已被除蓋本韓詩之說兮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音疽且往觀乎洧之外

鄧元錫曰專言洧者水經謂洧水過新鄭縣南溱水

西北來注之是溱已為洧洧音吁。大也。且樂

音洛維士與女

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釋文韓詩云勺藥離草也言相離別贈此草也陳啟源曰勺藥

毛云香草陸璣以為非今之芍藥惟埋雅直以今芍藥當之呂記又加辨證謂陸璣泥香草之言徒求香于柯葉置其花不論朱傳嚴緝皆言花但芍藥孟夏方開恐上巳時未得以其花相贈朱傳云三月開花豈閩中地

暖故獨
早歟

○溱與洧瀏

音留

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

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訐且樂維士與女

伊其將

鄭云將大也集
傳云當作相

謔贈之以勺藥

序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詩人暴其事以刺如衛之桑中云爾非奔者自叙之

辭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齊

嚴緝樂記言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傲
僻驕志皆淫于色而害于德齊亦二南之變也○郝
敬曰魯既升為頌諸侯無先齊者矣齊風多魯事魯
無風而于齊可以觀魯夫子益微之也○鄧元錫曰
齊其有逸詩乎三代之遺音未識也季札所謂泱泱

大風不知何據而云使未有逸詩太公之風斯下矣

○按古稱齊音柔緩故記云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班固曰齊詩如還如著此亦其舒緩之體今不知柔

緩者何謂豈以音節言之耶

雞既鳴矣朝音潮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

讀謨郎反音芒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輔氏曰首章疑于耳

也二章疑于目也季本曰蒼蠅之聲此疑其已遲之辭也月出之光此幸其尚早之辭也○蟲飛

薨甘與子同夢讀莫騰反音氓古音考音民會且歸矣蘇傳云羣臣亦欲退朝而

歸治其家事此毛說也集傳云無庶子子憎
音增○曾氏曰無庶

予子憎庶無
憎予與子也

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
警戒相成之道焉

此與鄭風雞鳴詩同義書大傳云古者后夫人入御
于君雞鳴太師奏雞鳴于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于
房中告去曰奏則必有詩矣師乙亦云三代之遺聲
齊人識之豈即此詩歟

或曰初告言非但雞鳴亦有蒼蠅之聲以蠅飛則天

將曙也次告月當作日

此朱傳之說

言非但東方之明日

出且有光以人君日出而視朝也三告則其辭愈迫

皆所以速君之起○陳啟源曰此詩人陳古刺今設

為警戒之辭耳首章舉君夫人可以起之時

傳云雞鳴而夫

人作朝盈而君作

次章舉君夫人可以朝之時

傳云東方明則夫人纒筭

而朝朝已昌或則君聽朝

以為立言之次第非真有兩告末章又

自言警戒之故與上二章亦一時語非兩告不起至

蟲飛時又促之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

旋音

兮遭我乎狃

曉音

之間兮並驅

王氏曰並驅則遭我者非一人

而已

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

音

兮○子之茂

曹氏曰茂謂才藝之美茂

也兮遭我乎狃之道

讀如

短

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

好

讀如

吼

兮○子之昌兮遭我乎狃之陽兮並驅從兩狼

兮揖我謂我臧兮

序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

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章濟曰子之還兮已譽人也謂我儂兮人譽已也並
驅則人已皆與有能也詩人直述其辭不加一語刺
之之意隱然言外○呂記齊之遊畋成俗其馳驅而
相遇也意氣飛揚鬱鬱見于眉睫之間染于功利者
深矣豈一朝一夕所能返哉○鄧元錫曰言俗好獵
不言君從禽斯風人之言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

字同

充耳即瑱懸之者曰紃紃以雜采線織成故有素有青有黃其

色不同鄭云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朱氏曰古者五等之爵朝會祭祀皆以充耳

以素乎而尚

疏

謂尊尚此物而加飾也

之以瓊華

讀如敷。箋瓊華懸紃之末所以張子曰充耳非一物先

以纁塞後以玉加之陳啟源曰紃即今之條繩纁所以紃瑱而屬於紃以黃綿為之漢書鞋纁充耳鞋黃綿也

集傳未詳

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

瑩

音榮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

英

讀如乎而釋文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瓊華瓊瑩瓊英皆玉石光色

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呂記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雁御音訝輪壻乃先歸

俟于大門之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

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於

著乎而此壻俟于門外婦至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

於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及寢門揖入

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升自西階

之時也壻道婦入故于著于庭于堂每節皆俟之也

按此解甚明如鄭氏說則著庭堂皆在嫁者之家正

與序反

此詩人託為新婦之言以刺失禮按著乃朝內之位

人君所守立處又充耳惟冕服有之士弁則否

周禮弁師

惟五冕云玉瑱序云刺時蓋為當時諸侯以下皆廢親迎之

禮毛傳以充耳瓊華為士服失之矣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

音樞

兮旦則躡我之跡而來○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

闈兮履我發兮

暮則躡我之跡而去

序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之日東方之月只因其時以起興毛鄭分君臣解支離甚矣歐陽義以日月喻姝子顏色美盛亦有

致本之韓詩薛君章句

神女賦云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

皎若明月舒其光洛神賦云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又云彷彿若輕雲之蔽月皆此意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

讀如芒

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名之○東方

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

讀典因反音敦古音考音真

之自公令之○

折

音哲

柳樊圃狂夫瞿瞿

音句

不能辰夜

傳辰時也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

告時于朝疏挈壺氏不言告時于朝周禮告時乃春官雞人之職毛言挈壺告時者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

不夙則莫

音暮○程子曰柳柔脆之木折之以為籬籬非

此

堅固也狂夫知其有限見之則瞿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朱子解本

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

氏不能掌其職焉

箋號令猶召呼也周禮挈壺氏掌漏刻者疏壺盛水器挈者懸係之名置

箭壺內刻以為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

程子曰言其不能正時矣非特刺是官也○何楷曰

按左傳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管子亦云僖公卒諸兒以長得為君政令無常管鮑相謂曰君亂甚必失國二書云無常即序所謂無節者此詩之作當在襄公時

陳啟源曰東方未明東方未晞皆言早也末章云不

夙則莫則有時失之晚矣詩互文相備故序云刺無節益太早太晚兼之不然與警雞鳴問庭燎者何殊而以為刺哉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

王氏曰謂文姜曰齊子者以為此齊

之子也而淫于齊

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葛屨五兩

如字又音

亮○季本曰夏葛屨冬皮屨周禮屨人注有纁屨黃屨白屨黑屨散屨之五等每屨皆二隻故言五兩兩亦雙也

冠綏音雙雙讀所終反音菘○按綏冠係之下垂者必雙方可結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

者呂記貴賤各有偶也屨與屨為偶雖五兩之多各有偶冠綉之雙自為偶也襄公文姜非其偶猶冠屨之不可雙也

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執

麻如之何衡

音橫從

其畝

嚴緝齊民要術云種麻功不厭熱縱橫七遍以上則麻生

無葉衡從其畝蓋古法也

取去聲

妻如之何必告

音谷父母

音某○考左傳魯惠公生

桓公而薨桓母仲子以隱二年卒桓三年文姜乃歸魯是娶姜時桓無父母也此言必告父母者箋云議于生

者卜于死者曰告桓公雖無父母不得謂之不告也

既曰告止曷又鞠

王志長曰毛訓鞠為

窮謂窮極其邪意也東萊訓鞠為養謂養其奸而至于極也故下章云曷又極止

止○析薪如

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

極窮極止
其欲

序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

詩而去之

襄公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左傳桓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譎之以告使公子

彭生乘公
公薨于車

疏上二章刺襄公淫其妹下二章刺魯桓公縱恣文

姜序主刺襄公故不及魯桓耳○何楷曰考左傳桓

三年文姜歸魯桓公自與齊侯為嬴之會而成昏是

桓娶姜時既無父母又不由媒妁下二章云必告父

母匪媒不得益反言之以微致其意

南山四章章六句

無田

音佃

甫田維莠

音酉

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音刀

○無

田甫田維莠稂稂

嚴緝驕驕稂稂皆由人力不足致莠草之長茂有驕縱稂傲之狀

無

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孌

讀如鍊

兮總角牝

音慣

讀古縣反音絹

○傳總角聚兩髦也疏總聚其髦以為兩角

兮未幾

上聲

見兮突而弁兮

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

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辯說云未見其為襄公之時愚按左傳襄公即位之
四年師首止殺鄭子亶轅高渠彌五年遷紀八年滅
紀九年伐衛納子儀十二年降邲其年遂遇弑其不
修德而求諸侯可以概見何必疑之

蘇傳田甫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
啟矣思遠人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
至矣夫欲得諸侯而求之此失諸侯之道也彼總角
之童而至于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有所必

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將焉往○按末章疑是欲速而求大功之喻如舊解吾不謂然以語氣不類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令

音零

其人美且仁○盧重

平聲

環其人美且鬢

音權說

文鬢髮好貌

○盧重

音梅

其人美且偲

楊旭曰偲說文倉才切音猜本訓強力也

讀詩記從之集傳音鯁訓多鬢貌與上章鬢字意重出○按朱傳音本左傳于思于思然不如說文為正

序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

之故陳古以風今焉

按國語桓公問管仲曰昔我先君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戎車待遊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序以此詩刺襄公可信 何楷曰襄公荒于田國人賦此以風之鬢與德明是見其人之狀貌非陳古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

讀五倫反音矜古音考云鰈矜古通用。鰈魚未詳孔叢子衛人釣

于河得鯪魚馬其大盈車是大魚也吳任臣曰山海經鯪魚即鮪魚一名鯪魚李時珍曰鯪敢也其性獨行故

曰鯪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筍在梁其魚魴鱖

音序

○鯪今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筍在梁其魚唯唯

音委

○疏唯唯魚行相從之貌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序敝筍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三章皆惡魯桓以刺文姜也朱傳作刺莊公不然郝敬曰筍之制魚可入不可出敝則魚出矣惟薄不修

之比也莊公于文姜為子桓公其夫也夫為妻綱如
笥可制魚夫不能制其妻則固做笥矣故做笥刺夫
而猗嗟刺子序說各有當也

陳啟源曰女子于歸曰歸歸寧曰歸大歸曰歸舍是
無言歸者文姜如齊始于桓之末年時僖公已卒不
得言歸寧又非見出不得言大歸則此詩歸止定是
歸魯注疏指初嫁時言當矣但文姜淫行于歸時未
著也末年如齊桓即殞于彭生之手何自而防閑之

而詩以為刺哉嘗考桓公弑君自立惟恐諸侯討之故汲汲婚齊以固其位觀其不由媒介自會齊侯于嬴以成婚此可見已文姜復為僖公愛女于其嫁也親送于謹則嫁時扈從之盛與文姜之驕逸難制皆可知桓公既恃齊以自安勢不得不畏內養成驕婦之惡已非一朝特于晚年發之耳然則筍之傲也不傲于彭生乘公之日而傲于子翬逆女之時矣詩人探見禍本故不于如齊刺之而于歸魯刺之旨深哉

集傳以為刺歸齊既失考證意味亦短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薄薄

音粕。薄疾驅聲。

簟第朱鞞

音廓。疏用方文竹簟以為車後敝又有朱色

之革為車之飾

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讀祥倫反音嚼古音考音芍。乘夜而行曰發夕朱

解近

○四驪

音離。馬黑色。

濟濟

上聲

垂轡瀾瀾

音你。衆也。

魯道有

蕩齊子豈

音愷

弟

嚴緝此言豈弟所謂美惡不嫌同辭

○汶水湯湯

音傷。疏汶北

是魯地襄公當入魯境會文姜于此水經注汶水又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也汶上夾水有文姜臺

行人彭彭

音邦。多貌。

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

音標衆貌

○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序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通道

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

左傳魯莊公二年冬夫人姜氏享齊侯于

祝丘五年如齊師七年春會齊侯于防冬會齊侯于穀

王志長曰曰豈弟曰翱翔則徜徉自得并慙沮之意

而無之曰行人彭彭曰行人儻儻則禽獸之事公然

與衆人徵逐為之矣序所云播其惡于萬民也○襄

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疾發會之箋疏解同集

傳作文姜乘此車來會襄公非是以經云簞第朱鞮
簞第乃諸侯車飾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

於宜反
音伊

嗟昌兮頎而長

疏其形狀頎
然而長好

兮抑若揚兮

抑而

揚言高下有節
嫻于容止也

美目揚

疏美目揚兮目揚皆美傳解揚
為眉蓋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為

揚集傳則
云目之動

兮巧趨踰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

傳目上曰
名集傳名

猶稱也辨
詳考異

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

音石

侯不出正

音征○傳二尺曰正疏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
中又鳥名齊魯之聞名題肩為正正鳥之點捷者射之

難中故以

中為雋 兮展我甥兮

○猗嗟變

鍊 兮清揚

眉清揚 婉

讀許願

兮舞則選

去聲。箋選謂于倫等最上也

兮射則貫

讀肩縣

兮

四矢反

讀孚絢反音變古音考讀去聲。四矢乘矢也。儀禮司射搯三而挾一个射禮一發四矢謂之

井儀鄭云四矢皆復故處言常中正鵠。王志長曰不出正兮言其巧也射則貫兮言其力也四矢反兮巧之

中又有巧兮所以詳言其射之臧也

兮以禦亂

讀靈卷反音變

兮

序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

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羊公

傳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于其出也使彭生拉幹而殺之

母亂而責子故其辭比徹筍為婉三章皆以猗嗟發
嘆歷數莊公之美正見其所不足○或問趙氏制其
僕御之說莊公能行乎曰不能也考莊公之立止十
五歲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子慶父庶兄也其才不
在人下叔牙又佐之莊公特以母之貴壓于其上其
得立也蓋齊襄為之援也文姜方挾舅氏以制其子
莊公而讎齊制母焉則國非其有也安能不俯首帖
耳惟母欲之是徇乎哉或曰莊公之受制于母以其

重視此魯國也使公能做蹤千乘以復讎大義求見
正于天子遜國慶父而已去之庶可以有辭于天下
雖然當時周天子果能命方伯連率出六師以問齊
襄之罪乎慶父君魯叔牙必蹶起而爭之魯難寧有
已乎然則為莊公者誠無計以處此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詩經通義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卷四

吳江朱鶴齡撰

魏

按魏為晉獻公所滅詩皆未滅時作公行公路雖晉
官或魏亦嘗有之○儉太過則褊嗇褊嗇之流為好
利好利之流為重斂魏風以葛屨始以碩鼠終亦勢
使然乎

糾糾

音九○郝敬曰糾糾既斂而絲纏之

葛屨可以履霜

箋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謂

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

摻摻

音纖楊旭曰摻乃摻字之俗書

女手可以縫裳

箋女未三

月未成為婦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利其事也

要

音腰之褌

音棘之好人服

讀如白傳好

人好女手之人范氏曰女而未婦為容好者也服鄭訓整治謂屬著之

之○好人提提

安詳

審諦**宛然**左辟

音避○疏婦至門夫揖而入此好人宛然而左還辟之不敢當主故就客位

佩

其象拂

注見廊風陳祥道曰以象骨搔首因以為飾名之曰拂蓋有事則為飾無事則佩之

維是

褊心是以為刺

序葛屨刺褊也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

急而無德以將之

王志長曰禮者上下有章而已矣當時魏之卿大夫皆習其君之教而為褊急無禮之行故以為刺也詩曰佩其象揄則非士庶以下可知夫管大夫之難為上與晏大夫之難為下其不可立教一也不然儉為美德立國之先務也而何刺焉○朱傳解首章本用毛鄭惟好人異耳好人即縫裳之女蘇傳婦人既嫁未廟見猶稱女如此解于下章左辟象揄語方順左辟婦入門避夫不敢當尊也象揄婦人之盛飾言女子始嫁治其禮

儀如此而遽可使之縫裳要襪以自服歟魏俗如此由其用心褊急吾是以刺之序刺其君意只見之言外朱子疑縫裳之女所作而以好人為大人則佩其象掃如何作男子之服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彼汾

音文○蘇傳汾水出于晉其流入魏

沮

去聲 音孺

言采其莫

音暮○菜也陸璣疏

莖大如著節節一葉今人纒以取

繭緒其味酸而滑子如楮實而紅

記

彼其之子美無度

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

美如英

讀如央。草木英華。

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音杭。

○彼汾一曲

言采其蕒

音績。菜也。爾雅蕒牛脣如績。斷寸寸有節。拔之復生。郭璞注毛詩傳云水蕒也。陳啟源

曰陸璣疏云蕒今澤蔦也。葉如車前而大味亦如之。郭璞注爾雅不用其說而于蔦蔦下注云今澤蔦是明以

陸疏為非矣。正義兼存兩說而不置辨。呂記朱傳因之。嚴緝取郭說辨之甚詳。

彼其之子美如

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疏公路與公行一也。變文以韻。句爾以其主君路車則謂之公

路以其主兵車行列則謂之公行。其公族則適子為之掌君公族。

序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而能勤刺不得禮也。

疏云王肅孫毓

皆以為大夫采菜。雀靈恩集注其君作其君子釋文亦作其君子云一本無子字。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合曲且謠徒歌不知我者

謂我士也驕王氏曰儉而非彼人是哉讀如齋子曰何其

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

棘如棗而多刺陸佃曰大者棗小者棘酸棗棘也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

國讀于逼反音役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范氏曰罔極言責君無已也彼

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

勿思

序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畚不能
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集傳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首二句一

章託賦所由鄭解最迂謬夫桃賤果也

家語孔子曰
果實有六而

桃為
下

棘小棗也園有桃園有棘亦可用其實以為穀

為食興國雖小亦可用其政以為治今彼人不能故
中心憂之其曰我士蓋賦詩者士也○嚴緝陳國區
區而衡門欲誘掖其君檜至微矣而羔裘欲其君自

強于政治與園有桃意同蓋國無不可為患其君不能為耳此孟子告滕文意也

此與前篇二詩皆刺而所刺之故終不明言鄭氏即以采莫采桑采蕘及殺桃食棘為刺儉嗇則失興意矣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彼岵

音戶。爾雅岵山有草木

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

夜無已上

尚通

慎旃哉猶來無止

猶傳訓可未詳無止集傳二說俱通

○陟

彼此

音起。爾雅此山無草木。按毛傳此與爾雅正反疏云傳寫之誤集傳從毛

兮瞻望

母

讀如

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

無棄

呂記無棄言無棄我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

讀如

兮兄曰

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

讀舉里反音几

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序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

音朔

侵伐役乎

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鄭譜與秦晉隣國日見侵削疏春秋桓四

年傳秦師圍魏是秦師數伐之

鄭箋作思其父母兄之戒較朱傳想像思已之言更

有味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

疏古一夫百畝今云十畝魏雖削小未必即無舉十畝以喻其隘隘且張子曰周禮國郭之外有聽

為場圃之地者疑家授十畝以毓草木按二說不同集傳用張說東萊云正使周制果家賦園廛十畝魏之小豈容尚守古法詩所云十畝特甚言之耳未可為定數也之間兮桑者閑閑兮

疏田中不

得有所便雖田亦樹之

行與子還

旋音

兮○十畝之外

讀五墜反

音義古音考音意云吳棫讀

兮桑者泄泄

音異

兮行與子逝兮

疏還兮相呼而

共歸逝兮相呼而共往

序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疏謂土田陿隘

不足耕墾非謂民無居宅也

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二面距河僅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可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田迫隘故著十畝之詩

閑閑泄泄毛氏訓往來多人以見國之削小此解未安朱子謂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其朝思相率歸于農圃語意豁然蓋本之頽濱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

讀徒沿反音田

兮寘之河之干

讀居焉反音肩

兮河水清且

漣

按魏在晉之南河曲董氏云河濁而在岸之干之側之漣者則清也毛傳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之清

連解太紆僻故集傳不從然集傳之解亦有未安伐檀河干本即所居以起興且何必云河水清漣車無所用

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哉

猗兮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

疏地官遂人云夫一

廛田百畝揚雄傳有田一廛晉灼注謂有宅一廛則其田百畝也按三百廛謂一夫百畝之稅三百言其多

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

豸

音眩。爾雅豸子曰豸

兮彼君

子兮不素餐

讀如千

兮○坎坎伐輻

音福讀筆力反音偏說文輻輪輹謂車

輪中木之直指者

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

蘇傳水平則流直

猗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

疏三百億與三百屨三百圍相類若為釜斛之數則太多

故為禾秉之數秉猶把也謂刈禾之把數

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

獸

歲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滸

音唇兮河水清且淪

爾雅小波為淪

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

丘倫反音髡

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鷄

音純鷄屬

兮彼君

子兮不素飧兮

序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

爾

呂記伐檀之君子不能進仕悠然于河干已爾國人見君子在此而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為積汝未嘗狩獵獸何為來汝獨不見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自給者乎此蓋旁觀者之辭

郝敬曰朱子改為美君子之不素餐非也不稼穡而取禾不狩獵而縣貍此無功受祿之比歎君子之不

素餐正所以刺小人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

陸璣疏河東有大鼠能人立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枝或謂之雀鼠孔疏主此說

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

音慣

女

音汝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

彼樂

音洛土適彼樂土而無擇焉蓋去汝則無往非樂土也

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

女莫我肯德

箋言莫肯施德于我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

爰得我直

嚴緝直猶伸也受抑于此而欲伸于彼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

謝氏曰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苗者禾方樹而未秀者也食至于此以比其貪之甚

三歲

貫女莫我肯勞

范氏曰莫我肯勞者不以我為勞也

逝將去女適彼樂郊

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音豪。張氏曰誰之永號言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長號于爾

之土者乎猶有未忍絕者焉此可以見其情也

序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修其

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解頤新語蠶之食葉無時而厭食盡方已喻重斂者莫切于此

鼠之食物且食且驚四顧不寧喻貪畏者莫切于此

辯說此託碩鼠以刺其有司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唐

叔虞封唐侯其地在晉陽子變更號晉十七傳為曲沃武公所并唐久更為晉而猶存舊名者以其風俗有陶唐之遺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

音暮

今我不樂

音洛

日月其除

去聲

無已

大音泰康職思其居

陳啟源曰職主也主思其所居之事注疏解本渾成集傳云顧念其職之

所居則職字當畧斷歐陽義于次章云不好去聲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則句法尤破碎

良士瞿瞿

音句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

邁

讀力制反音厲

無已大康職思其外

讀如義吳棫讀若志○箋謂國外至四境歐陽

義職思其外者廣周慮也謂思慮常在事外

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音桂古音考音躓云

沈約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

讀佗侯反

音偷古音考音由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

思其可憂之事

好樂無荒良士

休休

何楷曰休休爾雅以為儉也樂而不淫不願乎外皆儉意也此瞿瞿蹶蹶之本舊以安閒解之未盡

序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

及時以禮自虞

同娛

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

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序云儉不中禮舉其風俗之舊而言也欲其及時三章上四句是也以禮虞樂下四句是也太儉逼下故欲其自樂樂過恐失之淫故欲其節以禮序說無可疑者特所云刺晉僖公不知何據朱子謂特以諡得之考諡法小心畏忌曰僖非惡諡也歲暮而始為樂則一歲之中其固陋廢禮者必多矣序所為刺意在

此乎朱傳改為民間歲晚行樂之詩說亦可從蓋國

卷四
四
儉示禮其義原通行于上下耳。○張氏曰：僖公徒從
事儉嗇而不知以禮為國專務于小者而思慮不能
及遠，故詩人閔之。先欲開廓其心胸，謂歲且晚矣，不
可不念，所以自樂然樂不可過甚也。于是而思我之
所當思者，夫有以自樂庶幾舒泰和豫而無拘迫之
患，樂而無荒則能周旋四顧而所憂者必得。凡夫政
之所當務與患之所當防者，斯可次第而理矣。○呂
記是詩欲僖公之自娛樂而曰無已，大康好樂無荒

無乃大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之縱廣其
儉者易流于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乎
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

刺榆也陸璣疏針刺如柘葉如榆為茹美

隰有榆

嚴緝榆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

此榆蓋總言之耳不知指何榆也集傳舉白粉乃榆之一種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

呂記

力俱反音閭

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

有考

音考讀去九反音糗疏云許慎正讀如糗今人失其本音○爾雅考山樗郭璞曰色小白生山中考

似檇亦似漆俗云種檇檇漆相似如一詩詁今山間
有木生子如橡栗而無毒韜呼如栲平聲亦曰栲標隰
有柎音紐一名檇說文梓屬徐鍇曰二月花白子似
杏音紐今官園種之名萬歲樹謝朓詩風動萬年枝是

也
子有廷內弗洒弗埽讀如子有鐘鼓弗鼓弗考讀如

宛其死矣他人是保音讀如揅古音考音剖○山有漆隰有栗子有

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音洛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

人入室

序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
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

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呂記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
行且為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為樂之為愈所以激
發之非勸其為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頹悉出珠玉
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未章
尤可見嚴緝此非勸昭公為樂也謂可惜此衣裳車
馬將為他人所有欲以覺悟昭公託言何不曳婁馳
驅耳昭公若得其言外之意必瞿瞿然懼汲汲然思

為防患者何暇曳衣裳驅車馬事鐘鼓琴瑟以為樂哉○唐俗儉嗇不應此詩忽作曠達語序以為刺昭公可信也特後序不能修道以下語太繁雜耳是時曲沃成師勢盛昭公不能制日就危亡故詩人作此以諷之其辭不直斥昭公託為同儕相告語者憂危之情最為迫切朱子乃以為答蟋蟀之詩相勸行樂若然不過如後世將進酒瑩篴引來日大難之類此何關于理亂者而夫子錄之乎○郝敬曰朱子辨說

謂此詩之辭非臣子所加于君父夫風之作不知所起也作者隱其端而聞者忘其譎故曰言之者無罪若論臣子施于君父何但辭不可倨即刺亦豈可乎夫人有性情則不能無好惡有好惡則不能無美刺有美刺則其辭不得不深切故有雄狐碩鼠之譬而非詈有狂且狡童之呼而非侮必如朱說欲明忠厚之義反開世主惡謗之端而詩人之志幾乎窮矣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

鑿鑿集傳訓巉岩貌謂石如鑿成也歐陽義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

石以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如白石鑿鑿然見于水中

素衣朱褌

音博。嚴緝冕

服絲衣中衣用素素絲也疏釋器黼領謂之襍孫炎曰繡刺黼文以禋領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

也大夫服之為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以素絲為裏衣其領繡刺為黼色丹朱

子于沃

讀鬱博反音握。漢地理志聞喜縣故曲沃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音洛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

讀先妙反音嘯

從子于鵠

讀居號反

音告。曲沃邑也疏晉封桓叔其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

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讀一笑反

要○揚之水白石粼粼

何指曰言桓叔篡晉之謀已成如白石在清水中昭然可見所

謂司馬昭之心
路人知之也

我聞有命

讀如民

不敢以告人

序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

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左傳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天子建國

諸侯立宗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諡曰桓叔

嚴緝考史是時將叛者潘父之徒而已國人拳拳于

昭公無叛心也後序之言過矣又曰時沃有篡晉之

謀故此詩設為國人從沃之言以深警之有命言桓

叔命其徒以舉事禍將作矣我聞其事不敢以告人

也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深告昭公蓋反其辭以見
意也諸家皆謂國人助之而匿其情引陽生夜至齊
國人知之而不言為比見集傳晉人之心異于齊也自
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
之其後更六世逾六七十載迫于王命而後聽在昭
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若助桓叔而匿其情則
此詩不當作亦既形之于詩使采風者颺之以諷其
君矣安在其為匿之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

椒聊之聊本語助何楷曰按爾雅枕繫梅杓者聊謂繫梅名杓其杓者名聊也杓說文云高木聊即

杓之高者郭璞云杓狀如梅子如指頭赤色似小柰可食舊說以聊為語助辭似非文理愚按爾雅杓者聊郭

注未詳今姑錄其說待

之實蕃衍盈升

箋椒性芬香而少實一株之實

考杓音求杓與膠同

蕃衍盈升以興桓叔晉君之支

彼其

之子碩大無朋

別耳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

言無

比 椒聊且

音遠條且 陳氏曰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子孫將大也

○椒聊之

實蕃衍盈朶

音掬。陸佃曰兩手為朶兩朶為升宋董氏引崔靈恩集注以為朶大于升云古升

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 陳氏呂氏亦言二升曰朶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

且遠條且

序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嚴緝其辭皆言桓叔之強而其意實憂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在彼也○惟意主昭公故稱桓叔為彼其之子彼其者外之之辭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束薪

傳男女待禮成若薪芻待人而後束故借以起興疏綢繆者束薪之狀蘇傳合異姓以

為婚姻如錯取眾薪以束之耳蓋薪之為物
釋之則解必綢繆固之而後可望其合也
三星按心宿三

星似連珠而稍曲中獨明即大
火也左傳火出于夏為三月
在天讀如吞始見東方今夕何

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讀側

走音三星在隅讀語口反音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傳邂逅

貌按解說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音蟹悅

戶月令季夏之月昏今夕何夕見此粲傳三女為粲大

者讀章與反音渚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夫一妻二妾

序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疏昏姻之禮必在仲春今晉國之亂昏姻皆後于仲
春之月在天謂三月之末四月之中在隅謂四月之
末五月之中在戶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三章歷言
其失以刺之○呂記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
隅在戶隨所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為時之先後○朱
傳解此詩與序意本合蓋惟男女失時益見遂其昏
姻者之可樂也三星毛作參十月見鄭作心三月見朱
子從鄭而專主建辰之月言之則化前人之拘固矣

毛鄭所說昏期各異呂記亦從鄭惟嚴緝從毛李氏

主毛說

說苑載越人歌今夕何夕兮得與牽舟水流
正用此詩今夕何夕語不可云不得見而思

也之

綢繆三章章六句

有杕

音第○杕特生○說文杜甘棠也白者棠
赤者杜郭云今杜黎

其葉湑湑

上聲

○湑湑
言潤澤

獨行踽踽

音矩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

胡不比

音避

焉人無兄弟胡不攸

音次

焉○有杕之杜其葉

菁菁獨行叢叢

音瓊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王氏曰同姓
雖非同父猶

愈于他人卷四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攸焉

序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郝敬曰晉自昭公被弑與沃五世相攻宗族離叛公室孤立故詩人以杖杜特生比晉椒聊蕃行比沃一盛一衰比晉將折而入沃也如王風葛藟鄭風揚之水皆親戚叛之所以不振安得目為泛泛行道之語乎

呂記杜雖特生而此詩方言其葉滑滑其葉菁菁即
非以比晉君不親宗族也蓋言公室枝葉凋殘曾杕
杜之不若也二語是反興獨行踽踽言孤立無親豈
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之不足恃也嗟行之人
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佞焉言苟以他人為可恃
則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
不外求佞助也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
比苟非兄弟必不相佞助信乎他人之不如我同父

也○東萊蓋主序說然序首云刺時也未見必刺晉君將為沃弁句恐後之講師益之夫曲沃固晉之同姓族屬猶未遠也其以孽傾宗必欲篡奪之而後已豈其君不能親親之過哉失在甸侯建國卒至尾大不掉耳詩人不當以不能親親為弱主罪若謂曲沃之外別有宗族書傳又無明文朱子作人無兄弟而自傷是矣所云求助于人則不然夫詩已明言不如我同父不如我同姓求助于人者立言固若是乎吾

意此詩當與常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同讀言行路
之人決無相比相飲之理所以勸人之篤于同氣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祛

温公書儀注祛今袖口也袂今袖也

自我人居居

嚴緝自從也言爾從我衆

人處居居然傲狠何措曰居古通作倨漢書鄧都傳承相條侯至貴居

豈無他人維子之

故

顧夢麟曰祛叶起據以就故字遵大路已然且居叶斤御則似倨傲之倨更與注疏理合

○羔裘

豹裘

同袖

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去聲讀如營古音考休去

聲

序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疏爾雅注云居居不狎習之惡究究窮極人之惡懷
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
是窮極人也大夫于民如此我豈無他人可歸往乎
維子之故舊恩好不忍去耳○北風刺虐則云攜手
同行碩鼠刺貪則云適彼樂國此詩之情篤摯如此
信乎唐風之厚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肅肅鵠

音保。不樹止樹止即為苦。疏鵠鳥連蹄性。

羽集于苞栩

音許。櫟樹陸璣

曰徐州人謂櫟為杼或又謂之栩陳啟源曰唐之苞栩

秦之苞櫟皆有柞櫟之名說詩者不明言兩木嘉祐本

草指為一木亦莫辨其非惟詩緝云詩有二柞櫟爾雅

栩杼唐風之苞栩是也爾雅櫟其實棗秦風之苞櫟是

也大全于唐風不引栩

杼而引櫟實棗誤甚

王事靡盬

音古。董氏曰說文

盬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固訓之按說文云河東鹽池

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一百十六里河東正晉地陳氏

曰春秋之初諸侯猶以王命征役故

曰王事靡盬言王事不可以不堅固

不能藝稷黍父母

何怙

音戶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

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鵠行

音杭

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梁父母何

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范氏曰曷其有常者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序鵠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

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箋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也事見左傳

陳啟源曰鄭氏以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為五世此非也序既云昭公之後自不應并數昭矣朱子初說不數昭而數緡最為得之緡在位二十八年視前數君獨久其時豈得無亂又滅緡之後曲沃始繼晉而作無衣之詩不容言晉亂者反闕緡而不數也

按綢繆以下四詩序不言刺何君孔氏槩判為昭公

詩非也至以鵠羽為追刺昭公尤不然

鵠羽三章章七句

豈曰無衣七兮

周禮司服侯伯服鷩冕而下七章如公之服注鷩謂華蟲以下其衣三章其裳

四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

王氏曰六者子男之

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為節而云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按集傳變七言六者不敢必當侯伯以得受六命比天子之卿為幸此全用鄭箋疏云鄭以大車詩毳衣如裘是子男入為大夫得服毳冕知侯伯入為卿士依其本國之命不服六章之衣故云謙也何玄子引典命天子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晉侯爵出得七命則入為王卿正當得六命此與疏說相反且晉文侯輔平王本侯伯也豈以天子之卿出封者耶

如子之衣安且煥音郁兮

序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

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疏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云王使虢公

命曲沃伯為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

命曲沃武公為晉侯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

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

辯說此詩若非武公所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

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以為美之是獎

姦誨盜非所以教也○按序本言武公之大夫作此
以美武公猶秦風之車鄰駟鐵云爾豈謂編詩者以
是為美乎○戴氏曰武公恃其強大既欲假重于周
又不肯少屈于周故已不請命使其大夫風天子之
使而取之其辭傲然

與劉仁恭旌節吾自有之但
求長安本色耳語意相類

呂記喬琳為朱泚吏部尚書選人白前所注某官不
便琳曰足下謂此選竟便乎朱泚雖有吏部選而不
可謂之便晉國雖有冕服苟無天子之命亦不可謂

之安且吉安且燠也琳之為泚臣王師復振旦夕誅滅宜其發此言若武公之篡當周之衰雖以枝代宗豈即有禍是詩之作乃其中心大有不安爾仲尼錄之所以見民彛之不可漸滅而王綱之猶可舉也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莊伯攻晉王

非特不能討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
王尚能命虢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師出以正豈
至此乎四失也十三年曲沃武公弑晉小子侯王雖
不能即討明年猶能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又
明年猶能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至是
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之為諸侯五失也以此五
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于諸侯降自大夫竊于陪臣
其所由來者漸矣○鍾惺曰末世天子反為亂臣所

資曹瞞所以終身不廢漢獻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

音逝蘇氏曰噬逝通

肯適我中

心好

去聲

之曷飲

去聲

食

音嗣

之

集傳好無叶音未詳

○有杖之杜生于

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序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杖杜特生陰寡人不休息故以為不能求賢之比中

心好之曷飲食之風其推誠盡養以來賢也但云刺
晉武公則無考朱傳汎言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亦

通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藪

音廉。本草藪一名兔
藪作藤根如天門冬

蔓于野

讀如墅。程子曰葛

生託于物藪生依于地以興婦人依君子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箋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

○葛生蒙棘藪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

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蘇傳物在而夫亡是以感物而思之

夏之日冬之夜

裕讀

如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叶音據

○冬之

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序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獻公伐驪戎又滅狄

滅霍滅魏又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又滅下陽滅虢又敗狄于采桑俱見左傳

張氏曰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攻戰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也則斷之以百年之後庶幾得同歸于丘而已其傷之也至矣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

苓見邶風

采苓首陽

疏首陽在河東蒲坂縣南按首山即雷首山首陽乃雷首山之南

之巔

讀典因反音敦古音考音真

人之為言苟亦無信

箋首山之上信有苓矣然

今之采者未必于山而人每信之喻事有似而實非

舍上聲

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

為言胡得焉○采苦

苦菜即荼見邶風

采苦首陽之下

讀音戶

人

之為言苟亦無與

許與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

得焉○采葑

葑見邶風

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序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朱子曰獻公好聽讒言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
子之事可見也

此見呂記集傳
止云刺聽讒

呂記采苓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興采聽
之當遠也孔子以譖愬不行為遠不輕聽易動而徐
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苓生隰苦生田野葑生圃
今必曰生首陽則駕虛之辭耳故以興讒言之不可
信胡得焉言徐察其言從何而得之漢昭帝悟燕王
上書之詐蓋察其書所由來也輔氏曰進讒者不畏

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一時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以祈于必聽惟審察則無由而進此止讒之法也

栗苓三章章八句

秦

按季札觀樂以秦風為夏聲夏者大也大則將有中
國夫子益憂之也春秋錄秦僅等吳楚而詩則以秦
風次魏唐帝王之都之後其知微也夫○沈守正曰
夫子刪書而以秦誓殿知代周者秦也刪秦風而以

寺人之令冠知亡秦者寺人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

讀如敦
一音真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平聲○

阪

說文阪山脅也
或云即隴阪

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

者不樂

音洛
逝即日月逝
矣之逝

者其耄

音埳讀地一反音
突古音考讀如姪

○阪

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序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疏秦仲以字配國者附
庸未得爵命無諡可稱

史記秦自非子封為附庸曾孫仲入為宣王大夫按

禮天子之大夫視伯于是始有車馬寺人與諸侯同
故秦人創見而誇美之

呂記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
樂逝者其耄悲壯感歎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于
為秦者亦以此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馱音鐵孔阜六轡在手

疏叔于田兩駟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故為御之良此

言六轡在手謂御人執轡在手而已不煩控制故為馬之良也陳祥道曰駟馬八轡詩言六轡者駕馬之法游

環以止駮馬之外出脅驅以止駮馬之內入有脅驅則駮馬之內轡無所施繫于軾前而已所以言六轡也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

奉謂翼之也翼者驅獸而聚之一處疏傳

引冬獻狼等出天官獸人文獸之供食各有其時故謂之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

由左董氏曰五御之法三曰逐禽左舍聲拔音則獲拔

天末也疏以鐵為首故拔為末○遊于北園傳北園園近在國北四牡既閑叶胡反

音輶車箋輶車驅逆之車疏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注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

鸞鑣和鸞皆鈴也毛云和在軾鸞在鑣鄭以為戎車鸞在鑣乘車鸞在衡置鸞于鑣異于乘車也埤雅鸞

鑣異于乘車者驅逐之車尚輕疾故也載狻音險○歇驕短喙○此章朱子解大勝毛鄭

陳啟源曰以輜車載田犬
其說始于文選張銑注

序駟職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始命
命為

諸侯也平王封襄公為
諸侯賜之岐西之地

按禮諸侯之君乃得順時遊田治兵習武取禽祭廟
附庸未成諸侯其禮則闕前篇美仲故但誇其車馬
禮樂侍御此篇美襄公故盛稱其田獵園囿序說各
有當也

首章言往狩之事次章言方狩之事末章言畢狩而

遊觀之事

駟馱三章章四句

小戎

兵車駕兩馬者

倭

音踐

收

淺短其軫

五檠

音木

梁輈

音舟即輈也輈上曲

勾衡衡輈輈下輈形若屋梁然車之進退以輈為主恐其易折故束以皮五處因以為飾

游環脅驅

讀如去又居錄反音菊郝音丘○箋游環者鞞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駮之外纏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

脅以止

駮

傳陰軌也按軌應作軌車馱前日軌

鞞

駮馬之首當服馬之

沃續

讀辭屢反音芋又如字○詩詁鞞所以引車續者續鞞端也鞞之一端繫于陰板續以環沃白金為

飾文茵

音因○虎皮褥

暢轂

讀居護反音故又如字○說文轂輻所湊也朱氏曰轂所以貫車輪

者兵車

駕我騏

音鼻

音注又之六反音足郝音竹○疏
色青黑曰騏馬名騏知其色作騏

文釋畜云馬右足
白驥左足白鼻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

漢地理志

天水隴西山多林
木民以板為屋

亂我心曲

此章古音畧作三換韻以
收軒為一韻驅續鼻玉為

一韻屋曲為一韻六帖云通章止兩換韻收軒一也驅
音去續音緒鼻如字玉音裕曲讀去聲共一韻也郝氏

亦作兩換韻而不同收軒驅一也續轂鼻玉屋曲皆讀
入聲二也按郝氏說覺自然止叶驅鼻二字耳驅讀丘

音本古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駼

音留从卯誤
即騏駼之駼

是中

居讀

仍反音蒸○顧炎武曰中字不入韻集傳叶諸仍反非
古人之字必有定音非盡字而可叶也若中字止有竹

冲竹仲二反或通為仲字古今惟此三音而已集傳于
桑中叶諸良反于此篇又叶諸仍反何中字之多音耶

○愚按劉貢父詩話云闕中以中為丞據駟音瓜驪是駟

此則朱子之叶亦非無本意者其方音歟駟音瓜驪是駟
讀疏簪反音森○箋中中服也駟兩駟也疏車
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駟
龍盾之

合黃震曰盾狹車廣一盾不足為衛故須合
載非止防其破毀也與二矛重弓意不同
塗以艘厥

軌音納○疏塗以艘軌謂白金飾皮為艘以納物也四
馬八轡而經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駟馬欲入則

偏于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軌者納駟
內轡繫于駟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為艘也
言念君子温

其在邑讀于合反音匿方何為期期歸胡然我念之○倭四傳

駟四介馬也韓詩駟馬不著孔羣甚和求矛三隅塗傳

音隊讀朱倫反音諄○曲禮注矛銳底蒙伐疏厖蒙同
日鐫取其鐫地平底曰鍬取其鍬地
音雜色也

楯有大小楹是大
盾故以伐為中干
有苑讀如盞
苑讀如盞
虎叢音暢
鏤音漏
膺音弓
疏其

有虎皮之叢其馬則有金鏤之膺膺也何楷曰鏤膺
上下皆言弓不應訓為馬當膺帶飾按弟子職執箕膺

揭此乃以虎皮為弓室而以金鏤飾其
膺也與采芑菘高韓奕之鏤膺不同
交韞二弓讀姑

竹閉緄音袞
袞音滕
緄音滕
陳祥道曰鞞以閉之故亦謂之閉
以繫之故亦謂之緄如此納之鞞中則

可定往來之體無偏反之失矣按弓有閉有鞞閉
以竹鞞以韋閉狀如弓以繩約之然後納之鞞中
言念

君子載寢載興厭厭平聲
良人秩秩德音

序小戎美襄公也備其車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
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

疏襄公能說以使民故國人忘軍旅之苦而矜夸其車甲婦人無怨曠之憂而閔念其君子詩人序內外之情以美之三章上六句是夸其車甲下四句是閔其君子

此詩集傳備矣首章王言車伐收車軫之制梁輈鈞衡之制游環脅驅御駮之制陰鞞塗續駮馬引車之制也兵車故須暢轂駮駮者駕車之馬不必齊毫也二章主言馬駮駮中服也駮駮外駮也龍盾所以蔽

車艫軸控駿之轡也三章主言兵器漆鍔矛之飾蒙
伐盾之飾虎韞交韞竹閉緄滕弓之飾與制也郝敬
曰詩本託興婦人非必婦人自作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

按葭蒹葭葭葭葦諸名皆見詩而難別郭璞云蒹葦之未秀者即今之荻葭葦之未秀者即今之蘆

嚴緝辨
之甚詳

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

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
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

宛在水中坻

音進

○蒹葭采采

讀如

白露未已所謂伊人

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

讀音以○疏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

右是難至也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序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序說與詩不附毛鄭太泥周禮永叔諸家推衍愈覺
紆回頽瀆云襄公不知以周禮治其國故告之曰有
賢者于是不遠也胡不求與為治哉此近之

周自平王東遷襄公父子畧取岐豐之地頓以攻戰

為威其氣肅殺文武成康之禮教蕩然矣周之遺民
思見周之子孫而不可得故有所謂伊人之思焉溯
游從之言逆流求之而甚遠則將順流而東以求之
非道遠莫至者也宛在中央思之切也郝仲輿曰周
民習先王禮教數百年矣一旦襄公據有其地始以
攻戰得國思昔太和景象不可復見故東望河洛有
游從宛在之思焉喜與余合并錄之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李氏曰終南山西距鳳翔武功北距萬年長安何有程子曰終南高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

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有條傳條栢也疏釋木云栢山榷攬同郭璞云今之山榷有梅

請莫悲反音迷○傳梅栢集韻或作楠皮葉似豫章宋祁云即交讓木也朱傳于此獨無解豈以為標梅之梅

歟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叶渠之反音其顏如渥丹顏素錦也狐白裘

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讀將黎反音齋○呂記其君也哉猶書所謂孺子王矣戒

之辭也○終南何有有紀傳紀基也集傳云山之康隅有堂爾雅山如堂者曰畢

傳堂畢道君子至止黻揚旭曰古黼黻作巾亞形巾象斧取其斷亞象兩弓相背取其

辨集注兩弓相背俗誤作已讀為戊衣繡裳言衣裳而己之已非是弓不成字無音可讀

其實散在裳不在衣佩玉將將

音鏘

壽考不忘

欲其不忘王命亦戒勸之辭

序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

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歐陽義史記平王賜襄公岐西之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

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遺民而有之地至岐蓋周之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終襄公之世不能有之但嘗以兵一至岐至文公始遂戎而有岐豐也朱子曰襄公雖未能遠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

補傳周地雖有王命時尚為戎有序云戒勸者戒其

無負天子之託而勸其必取也

按終南山在今西安府跨岐豐之地詩云君子至止
謂至終南山下則此詩殆作于畧有岐豐之日乎○
世儒謂平王不宜以岐豐之地與秦考其時犬戎弑
幽王取宗周非關東一二諸侯力所能制且召犬戎
者申侯也立平王者亦申侯也平王既不能背申侯
以令諸侯又安能率諸侯以伐犬戎惟秦與戎世為
讎敵勢不得不假手于秦以靖戎難然襄公有功爵
之使列于諸侯可也賜以岐西之地則祖宗興王之

基一旦拱手授人何以令天下岐西賜而岐東即豐
鎬也史云文公伐戎敗之岐以東獻之周秦即獻之
平王能撫而有之乎周不能有其地亦必折入于秦
此周之所以不復振而秦遂有代興之勢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

左傳注黃鳥往來得
所傷三良之不然

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

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

讀如惴惴其慄箋國
人臨

視其墟皆
為之惴慄

彼蒼者天

讀如
吞

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

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

杭音維此

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音我良

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

子車鍼音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事見
左傳

史記秦武公之葬從者六十六人至穆公用百七十

七人子車氏三子與焉按詩人不刺康公而刺穆公

者三良之殉穆公命之罪其不能革西戎之俗也

史記

正義引應劭云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

蓋三良之殉穆公命之故左

氏太史公皆以罪穆公也

王志長曰詩序哀三良也曰哀則不必有譏之之意矣王粲詩結髮事明主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若康公能為魏顆不從亂命則三良其何以死乎君子是以深尤康公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歛

音聿

彼晨風

讀如分

○鷗也

陸璣疏鷗似鷓青黃色

燕頷勾喙因風飛急疾擊羣鳥食之

鬱

鬱

鬱

鬱

鬱

鬱

鬱

鬱

鬱

鬱

鬱

鬱

鬱

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

有苞櫟

音歷叶歷各反音洛

櫟柞即櫟也一名櫟一名阜斗

陸璣云柞

櫟有六駮

音駮

音駮

音駮

音駮

音駮

音駮

音駮

音駮

音駮

音駮

音駮

音駮

音駮

音駮

音駮

○疏王肅云六者據所見而言陸璣疏駮梓榆也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名古今注木如豫章皮多蘇

駮蘇傳山則有櫟隰則有駮可以大國而獨無其人乎

未見君子憂心靡樂

音洛

音洛

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

唐棣

隰有樹檉

釋文音遂

音遂

音遂

音遂

音遂

音遂

音遂

音遂

成樹之榘陸璣云山梨一名赤羅子文木實似梨可食

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

如何忘我實多

序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程子曰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待士有禮則賢者歸之否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為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歎之也詩主賢者見棄而言故曰忘我

呂記此詩亦如權輿之意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

不能終也秦之寡恩于晨風權輿二詩見之

君子是指賢者辭旨甚明朱子謂此詩是婦人念其君子豈君子必婦人始得稱其夫乎又證以虞虜之歌虞虜事出風俗通不當引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讀步謀反音衰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

同仇

讐同左傳怨耦曰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

澤應從鄭箋作禕褻衣也

王

于興師修我戈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

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序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

民同欲焉

序不指刺何君箋以為刺康公也左傳康公屢伐晉戰令狐河曲又與楚人滅庸是好攻

也戰

朱子曰襄公以王命攘戎狄報君父之仇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等戰修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急用兵而詩人刺之詩可以觀于此見矣蘇傳此詩傷今之無恩于民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

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或曰襄公承王命伐戎，此詩詠之以刺康公之好戰，亦通。

首二句興也。

從毛傳

三言王于興師者，王肅云疾其君

好攻戰，不由王命，故思為王興師是也。周室覆于西戎，岐豐之地雖屬秦矣，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同儕相謂之言如此，欲其君之上奉王命而為討賊復讎之舉也。

此豐城朱氏說

曰與子同仇者，戎弑幽王，殺秦仲

乃臣子百世必報之讎也。毛傳解序意不明，朱子謂

序與詩不協故集傳但以秦俗樂于戰鬪言之

無衣三章章五句

朱子說見集傳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郡縣志京兆府咸陽縣本秦舊縣渭水南去縣三里秦咸陽在今縣

東二十里

何以贈之路車乘

去聲

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

嚴緝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詩不言母但言見舅而念母之意溢于言外

何以贈之瓊瑰

音媯玉佩

讀蒲眉反音皮

序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

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及其即位而作是詩也

疏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
母夙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

朱子疑我見舅氏以下又一手所為按序云即位者
謂晉文公即位而康公思前事也若康公即位文公
卒已七年矣不應至是始作詩也今從集傳康公為
世子送舅時作

三百篇無齊桓晉文之詩卻附見衛秦二國于衛風錄木瓜以表桓公存亡繼絕之功于秦風錄渭陽以示文公沒後秦晉不當兵爭累世

渭陽二章章四句

呂記朱傳皆引南軒張氏說當刪

於我乎夏屋渠渠

毛云夏大也鄭云屋具也渠渠猶勤也陳啟源曰鄭說本爾雅釋言文

王肅以屋為屋宇孔氏疏云下皆言飲食此不得獨言房屋其說得之楊用修駁王肅以為夏屋即大俎引闕

宮詩大房為證甚合古義今也每食無餘于音吁嗟乎不承權輿陳氏曰造

衡自權始造車自興始興車底也○於我乎每食四簋讀已有反音九

今也每食不飽

讀補苟反音掇
古音考浮上聲

于嗟乎不承權輿

序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公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

也

權輿一章章五句

毛鄭以來皆以四乎字各自為句蓋乎與餘與叶韻故也

詩經通義卷四